



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主辦

# 今日廣東

GUANGDONG TODAY

聯繫電話 0086-20-83004168  
傳真 0086-20-87370162  
電子郵箱 gtdtoday\_nf@126.com  
南方網 www.southcn.com  
英文網 www.newsgd.com

## 被“抹去”的6名倖存者

### 英國導演前往江門等地拍攝紀錄片，還原泰坦尼克號中國倖存者真相

1912年4月14日晚，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，沉入大西洋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船上的2224名船員和旅客，最終生還了705人。

泰坦尼克號海難的多數倖存者，被前來營救的卡帕西亞號送往紐約，受到英雄般的禮遇。但由於《排華法案》，6名中國倖存者未能獲准入境，只好返回大西洋，被送往古巴，他們的求生經歷遭到西方媒體的詆毀。

船沉沒的瞬間，真相也沉沒了。

“幾乎每個倖存者的故事都被完整記錄下來，唯獨這些中國人無人知曉。”2015年，英國導演羅飛和美國海事歷史學家史蒂文·施萬克開始了《六人：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》(下稱《六人》)的拍攝。6年間，他們前往包括江門台山在內的海內外20多個城市，只為追尋這6人的足跡。

4月16日，《六人》在中國院線上映。羅飛說，這不僅是六名倖存者的遭遇，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。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，亞裔種族仍被歧視，這些問題依舊值得我們正視和反思。

撰文：劉長欣 趙慧琳



為拍攝，《六人》導演羅飛(中)和史蒂文·施萬克(左)走過20多座城市，圖為海報。

受訪者供圖

施萬克和羅飛均在中國定居多年，講著一口流利的中文。前者來自美國，是一名海事歷史學研究者；後者來自英國，畢業於劍橋大學，是一位紀錄片導演。

此前兩人合作拍攝了中國打撈英國潛艇“海神號”的故事。拍攝期間，施萬克無意中讀到泰坦尼克號上有關中國人的資料，由此萌生了再拍一部紀錄片的念頭。

一開始，羅飛的想法並不強烈。直到他發現，在與中國朋友們交流時對方的反應無一例外均是“泰坦尼克號上竟然有中國人？”

羅飛意識到，儘管電影《泰

坦尼克號撞上冰山後，Fang Lang沒能登上救生艇，落水後，他把自己綁在一塊門板上，最終被唯一返回的14號救生艇救起。這也成為電影《泰坦尼克號》中露絲獲救的靈感來源。

Fang Lang使用過多個名字。在方國民的口中，他叫方榮山；在老家人的記憶裏他的名字是方森，在登上泰坦尼克號時，他的名字是“Fang Lang”。

台山籍華僑李大川對此並不奇怪，他也是這部影片的志願研究者。李大川對說，在那個年代，很多華工有兩個名字，一個是乳名，

根據多方資料，羅飛團隊拼湊起了Fang Lang的一生。

泰坦尼克號海難之後，由於美國《排華法案》等原因，他無法入境。後來，他在一艘運輸水果的貨船上工作了8年，又偷偷非法入境美國。直到花甲之年，Fang Lang才以“方榮山”的名字獲得美國的合法身份，結婚後又離婚。

對於自己曾在泰坦尼克號上的經歷，Fang Lang極少談及。前妻也說，他是個神秘的人。

方國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不知道父親的人生故事，以及父親與那場海難的淵源。直到後來

### 兩份名單 不信這6人憑空消失了

《六人》中主角傑克和露絲的愛情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，但這艘船與中國相關的歷史仍處在一個鮮有人知曉的模糊地帶。

“從頭到尾我們都有一種責任感，一定要去拍個故事。”羅飛對記者說，他們不相信，那六位中國倖存者就這樣憑空“消失”了。

一開始，施萬克和羅飛手上的線索，僅是兩張泛黃的紙片，一張是“泰坦尼克號”上的旅客名單，上面記載了8位中國旅客的姓

名：Ah Lam, Fang Lang, Len Lam, Cheong Foo, Chang Chip, Ling Hee, Lee Bing, Lee Ling。他們中年齡最小的24歲，最大的37歲。另一張是6名中國籍倖存者的名單。

“這些名字都是用羅馬英文寫的，很難看出來這是什麼名字，用的是粵語還是普通話，是客家話還是閩南話。”施萬克說。僅依據兩份名單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蛛絲馬跡，按施萬克的話來說，無異於“大海撈針”，有時，他們不得

不借助一些“笨”方法。

### 三個名字 互為印證線索牽出真相

一個是成年後的名字。

施萬克說：“最早我們知道泰坦尼克號倖存者名單上有一个人叫Fang Lang，後來知道還有一個人叫方榮山(方森)，我們要把這兩個故事、兩個名字合起來互相證明。”

而進行互證的其他線索，指向江門台山。

江門是中國著名僑鄉，目前海外有400多萬江門籍華僑，而台山更是擁有悠久的出洋謀生歷史，從18世紀起，就有不少台山

人漂洋過海，在歐美、南洋等地討生活。

從2016年起，羅飛去了台山四次，陪同他一同前往的還有李大川。李大川主要負責台山方面資料的搜尋和尋找倖存者的親屬。團隊借助翻看族譜、查閱檔案館、博物館的資料，諮詢當地歷史學家等，鎖定了Fang Lang有可能生活的村子。

2018年，羅飛團隊前往台山正式拍攝，拍攝中，一個意料之外

### 一個故事 到老仍在給家鄉寄錢的人

有親戚告訴他：“你的父親當時在泰坦尼克號上。”

為什麼父親不告訴他？施萬克分析，這種謹慎或與Fang Lang的“偷渡者”身份有關。

1882年實施的《排華法案》，是美國通過的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。該法案實施後，美國國內對華人的憎惡愈演愈烈，在美華人很少有機會與家人重聚，也很難在新家園開始生活，許多華人因種族不同遭到殘酷毆打，工作受到不公平待遇。

泰坦尼克號海難發生後，美國媒體對6名中國倖存者的報道中也充斥著偏見與指責，“中國人男扮女裝登上救生艇”“中國苦力偷偷藏在救生艇中逃過一劫”……

羅飛說，“他們一直面臨種族主義歧視，他們害怕被趕走，害怕影響自己的工作 and 家庭，所以在美國很少提起這些事。”

在台山親人的口中，方森在海外活得比較光鮮。施萬克說，事實並非如此。

不借助一些“笨”方法。

在一個與泰坦尼克號有關的網站中，一位ID為Tom K Fong的網友，自稱是倖存者Fang Lang的後代。只是當時這個ID已經註銷。羅飛團隊變換不同郵箱尾碼給這名網友發郵件。兩周後，他們收到了回復，並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見到了Tom(中文名“方國民”)。方國民向施萬克展示了他父親的照片，並聲稱Fang Lang的真名其實叫方榮山，是自己的父親。

“我們跟方國民交流完，施萬克在車裏對我說，他相信這個故事。”羅飛回憶道。

的情節出現在鏡頭中。在與施萬克的交流中，方森的侄孫很自然地主動談及，方森曾給他寄過一首打油詩：“天高海闊浪波波，一條棍子救我，兄弟有三四個，抹乾眼淚笑呵呵。”

這首簡潔又押韻的小詩，讓施萬克心中一顫：“與方森從水中被救起的情況一模一樣，這肯定是方森自己寫出來的詩。在他看來，這首詩含蓄講述了那段不為人知的逃生經歷。

這讓羅飛團隊更加肯定，方森就是方榮山，就是那位最後獲救的中國人Fang Lang。

方森的前妻向施萬克分享過當初結婚時的一個細節。當她搬去方森的住所時，被那份寒酸“驚嚇”到了，“他住在一個小房間裏，職業是服務員。”

施萬克覺得，方森是個很矛盾的人，“他不告訴親兒子他的個人歷史，但與遠方的親戚會敞開心扉。你想想，他一直當餐廳服務員，能賺多少錢？但每次寄信，都會說這10美金給誰，或者多少錢給誰。”

羅飛分析，很多華人搬到美國後，出於對家鄉的責任感以及對家鄉的情感牽絆，認為寄信、寄錢是應做的事。

### 六人倖存 他們的求生經歷堪稱奇跡

這次海難中倖存下來的6名中國人，他們的求生經歷堪稱奇跡——這起人類史上最大海難的生還率僅有31%，中國乘客的生還率高達75%。

關於登上C號救生艇逃生的4名中國人，當時一種被廣泛報道的說法是：他們是假扮女人逃進救生船，藏在椅子下方，並擠佔了女性與孩子的逃生艙位。

施萬克1:1還原了4名中國倖存者跳上的C號救生艇像報道所說那樣藏在座位底下，結果發現非常顯眼，“根本不可能沒人發現”。

影片拍攝期間，施萬克體驗了在冷水裏浸泡和漂浮的過程。沉船當晚的水溫在0攝氏度左右，由於太危險，實驗人員將水溫設置在了12攝氏度。泡在水裏沒多久，施萬克就四肢僵硬，渾身止不住地顫抖。

施萬克分析：“方森在水裏最多能堅持二三十分鐘，超過這個時間，基本上就不能動彈了。然後，他用繩子將自己綁在木板上，堅持的時間能更久一些。”

中國乘客75%的高生還率，是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之一。李大川說，這6名中國倖存者有可能是漁民出身，“本身水性很好，同時年紀輕輕就到外面打工，相比船上的達官顯貴，生存能力和求生能力更強。”

羅飛覺得，除了幸運，中國人骨子裏的冷靜機變，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求生的希望，讓他們得以生還。

《六人》的主線是尋找這6名中國倖存者，那個時代中國勞工在海外的境遇等歷史背景穿插其中。電影《泰坦尼克號》的導演詹姆斯·卡梅隆說：《排華法案》是特別針對中國人設置的，“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在美國修建鐵路，他們被當作廉價勞動力被剝削了這麼久，但因為《排華法案》，突然中國人不能來美國了。這應當加在我心中的美國暴行清單上。”



《六人：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》海報。受訪者供圖

監制：王更輝 劉江濤 策劃：王會賢